

被誉为“美国最有号召力人气最旺的作家”

本书版权已销售二十多个国家

美国亚马逊网销售



MICHAEL
CONNELLY

暗算

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

警探哈利·勃什系列小说

群 众 出 版 社

张爱平 / 译

暗算

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算 / (美) 康纳利著; 张爱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

ISBN 978-7-5014-3834-1

I. 暗… II. ①康…②张…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164 号

暗 算

著 者: [美] 麦克·康纳利

译 者: 张爱平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s.com

信 箱: qzs@qzc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数: 302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34-1 / I · 1595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楔 子

勃什通过门上的一小块方形玻璃往里看，里面有个男人独自躺在地上。他把枪从枪套里抽出来交给值班的警察小队长。这是惯例。门锁被打开，门也随之徐徐开启。一股汗水夹杂着呕吐物的恶臭立即扑面而来，令勃什感到恶心。

“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多久了？”

“大约三个小时，”队长说。“他的酒精含量已经高达 1.8 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从他嘴里得到些什么。”

勃什跨进污浊的监禁室，眼睛盯着地上。“好了，你可以把门关起来了。”

“完了叫我。”

门带着刺耳的声音被关上了。躺在地上的那个男子哼唧了几声，^①稍动了动便又没了声息。勃什走过去，在那个人边上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录音机放在长凳上。他扫了一眼那块小玻璃窗，看见队长的脸转向了别处。他用脚尖轻轻碰了碰那个人的身侧。他又哼了一声。

“醒醒，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躺在监禁室地上的男人慢慢地转动着他的脑袋，然后抬起头。他的头发上沾有斑斑点点的油漆，呕吐物在他衬衫的前襟和脖子上已经结成了硬块。他睁开眼睛，但即刻又闭了起来，因为他头顶上方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嘶哑的嗓子发出了低沉而

^①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个人在驾车时被测出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 1.8，说明这个人醉酒程度相当厉害甚至可能神志不清，那么他就会被监禁、起诉并受到重罚。

浑浊的声音。

“又是你。”

勃什点点头。“对，又是我。”

“我们的小派对，哈。”

笑容透过他三天没刮的胡子出现在醉汉的脸上。勃什看到他少了一颗牙，他上次见到他时还没有少。他弯下身把手放在录音机上，但并没有打开它。

“起来，现在该是谈话的时候了。”

“得了吧，伙计。我不想——”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和我谈谈吧。”

“他妈的让我一个人待着。”

勃什抬头看了看那块小玻璃窗，那里没人了。他又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个人。

“你想要得到帮助就得说出实情，别无选择，你的救星就是你知道的真相。不说出事实真相我是不会帮你的。”

“你是谁，摇身一变成了个神父？你来这里是听我忏悔的吗？”

“你想在这里做忏悔吗？”

地上的男子不再做声。过了一会儿，勃什想他可能又睡着了。他于是用脚尖踢了踢他的腰部。那个人突然舞动起四肢。

“我操你妈的！”他叫道。“我不要你，我要律师。”

勃什沉默了片刻。他拿起录音机把它塞进衣服口袋。然后他向前倾了倾身子，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手十指交叉握在一起。他看着这个醉汉并且慢慢地摇着头。

“那么，我想我是帮不了你了。”他说。

接着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敲响玻璃窗招呼那个值班的警察小队长。接着，他离开了躺在地上的男子。

1

“有人来了。”

特里·麦克莱伯看了看他的妻子，然后顺着她的目光朝下面蜿蜒的道路望去。他看到一辆高尔夫球场用的那种轻便车正沿着弯曲的坡路朝他们房子的方向开来。驾车人被车的顶篷遮住了。

他们正坐在屋后的露天阳台上，这是他和格蕾茜拉在平顶山路上租的房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房子下面逶迤的道路和整个阿瓦隆及它的港口，然后越过圣莫尼卡海湾^①直至弥漫在远处高城上空的雾气。这片景色是他们选择这个岛上的这所房子作为他们新家的理由。他妻子说话的时候他正看着他怀里的婴儿，而不是这片景色。他现在只在乎那对蓝色的安宁的大眼睛，别的他都视而不见。

当车开过他们的阳台下面时，麦克莱伯看到了轻便车侧面的租赁号码。来人显然不是本地的。可能是从高城乘坐卡塔利娜快轮过来的。可他还是感到纳闷，格蕾茜拉怎么会知道来人是要找他们家，而不是平顶山路的其他人家。

他没问为什么——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预感。他只是等着看结果。当那辆车从视线里消失之后，大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格蕾茜拉跑去开门，不一会儿，她把一位麦克莱伯三年未见的女士带到了阳台上。

县治安处的探员洁伊·温斯顿看到他怀里的婴儿，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但同时也流露出她并非是到这里来赞美一个新生儿的心绪烦乱的笑容。麦克莱伯看到温斯顿一手拿着厚厚的绿色活页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盒式录像带，就知道她是为案子而来，而且还是个谋杀案。

^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

“特里，你好吗？”她问道。

“好极了，你还记得格蕾茜拉吗？”

“当然。这婴儿是谁？”

“这是茜茜。”

麦克莱伯还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过婴儿的大名。他喜欢叫她茜茜。

“茜茜，”温斯顿若有所思地说，似乎是在等待对名字所作的进一步解释。见没有下文，她又问，“多大了？”

“快四个月了。她的个儿挺大的。”

“诶，真的耶，我看出来了……那个男孩子……他在哪儿？”

“是雷蒙德，”格蕾茜拉说。“他今天和一些朋友在一起，特里因为要出海，所以他和朋友们到公园里去打垒球了。”

谈话沉寂了下来，气氛有点儿尴尬。温斯顿也确实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或者说她不习惯这种乏味的谈话。

“你要喝点儿什么吗？”麦克莱伯边问边把怀里的婴儿交给格蕾茜拉。

“别麻烦了，我不喝。我在船上已经喝过一罐可乐了。”

仿佛是一种暗示，或许是因为被转手而感到愤愤不平，婴儿开始不安分起来，格蕾茜拉说她要把她带到里面去。她把她们撇在阳台上，自己走到房子里头去了。麦克莱伯指了指圆桌和椅子，那是几乎每天在婴儿熟睡后他们吃晚饭的地方。

“让我们坐下聊吧。”

他指着一张椅子示意温斯顿坐下，在这个位置上，她可以看到港口最美的景色。她把绿色活页夹放在桌上，麦克莱伯认出那是个专门存放凶杀案的文件夹，然后她又把录像带放在文件夹的上面。

“真美。”她说。

“是啊，她确实令人惊奇。我会看着她——”

他突然停了下来，当他意识到她是在赞美这里的景色而不是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笑了起来。温斯顿也跟着笑了。

“她很漂亮，特里，真的很漂亮。你看上去气色也很不错，太阳把你的肤色晒得黝黑油亮的，看上去非常健康。”

“我经常驾船出海。”

“你的身体现在还好吗？”

“除了他们让我服药以外，别的都还好。经过了三年的休养，我认为我已经是无病一身轻了，洁伊，我只是还得不停地服用那些该死的药，而且还要一直持续下去。”

他说着笑了起来，他的身体看上去确实显得很健康。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但他的头发看上去却和以前有所不同。他现在是一头利索的平头，发色近乎金黄。由于经常在船上工作，他的双臂和肩膀的肌肉显得健壮有力。唯一没有显露出来的是，在他衬衫的遮掩下，经过移植手术后留下的一条10英寸长的伤疤。

“太好了，”温斯顿说，“看来你在这里感到很惬意，非常的心满意足。新家庭，新居……远离一切繁杂琐事。”

她沉默片刻，然后转过头去，仿佛要在瞬间洞穿眼前所有的景色，这座岛，还有麦克莱伯的生活。麦克莱伯一直都认为洁伊·温斯顿那带有男孩子气的行为方式很有吸引力。她那浅黄色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膀上。当时他和她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她从不涂脂抹粉。但是她有一双尖锐且具洞察力的眼睛，脸上挂着随和但有些愁苦的微笑，仿佛她同时领略到了每件事情的喜和悲两个方面。她总喜欢穿黑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外套一件颜色鲜艳的上装。她看上去很沉着冷静，而且坚忍不拔，麦克莱伯在接触中所了解到的她也确实如此。当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习惯不停地用手把头发朝耳朵后面捋。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她这个动作，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他一直都认为要不是遇见了格蕾茜拉，他很有可能会和她进一步发展关系。他甚至觉得温斯顿一定也知道他的想法。

“我觉得到这里来有几分罪恶感，我似乎不该来。”她说。

麦克莱伯示意文件夹和录像带。“你是为公事而来。你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洁伊。这样也许可以节省点儿时间。”

“不行，因为你并没有发过任何变更地址或电话号码的名片。你好像不希望别人知道你在哪里。”她把左边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然后又笑了起来。

“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以为别人也许并不想知道我在哪儿。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市里的码头上到处打听。”

“是高城。这里的人都叫它高城。”

“好吧，高城。在港口的经理办公室，他们告诉我你仍然在那里保留着一个泊位，但是你已经把船停到这边来了。所以我就到了这里，租了艘水上出租艇在这里的港口转悠，直至我找到了你的船。你的朋友正好在那里，他告诉我怎么可以找到你。”

“是布迪。”

麦克莱伯向港口望去，他辨认出了他那艘取名为“浪袭”的船。它离这里大约有半英里多的距离。他可以看见布迪·洛克里奇正弯着腰在船尾。他马上就知道了布迪正在干什么——用连接淡水罐的水龙带冲洗缆绳的绞缆机。

“说吧，什么事，洁伊？”麦克莱伯看着别处问温斯顿，“你在休息日跑这么一大圈找到这里来，一定是对你很重要的事情。我想你星期天一般是不工作的。”

“通常来说是这样的。”

她把录像带推到一旁，打开活页夹。麦克莱伯向活页夹看过去。虽然是颠倒着的，但他还是能看到页首是一份规范的杀人案的调查报告，就像他以前看到过的每一宗谋杀案的调查报告的第一页一样。这是案件调查的起始点。他的目光瞄向注明地址信箱的地方，尽管还是倒着的，但他依然能够看出那是那个发生在西好莱坞（美国加州西南部港市洛杉矶的一部分，在北郊）的案件。

“我接了个案子，我希望你能看看。当然是在你闲暇之际。我想那也许是你拿手的那类事情。我希望你能通读一遍，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我还没有看出来的问题。”

他一看到她手里的文件夹就知道她会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可一旦真的提出来了，他又感到了某种莫名的激动。他对自己可能再次重拾他以前曾经有过的生活而兴奋不已；同时也因为这种想法可能会给这个如今充满了幸福的家带来死亡的阴影而感到内疚。他瞥了一眼开着的移动门，想看看格蕾茜拉是否在那里留意听他们的谈话。她不在。

“我拿手的事情？”他说。“如果这是个连环凶杀案件，那你不该浪费时间。到局里去，去问玛吉·格里芬，她会——”

“这些我都做过了，特里。可我还是需要你的帮助。”

“这事发生多久了？”

“两个星期。”她的目光从文件夹上抬起来注视着他。

“是元旦这天？”

她点了点头。“一年中的第一个谋杀案，”她说。“至少是洛杉矶县的新年第一案。人们还以为今年是太平盛世的开始呢。”

“你认为这是个千禧年里的疯子干的？”

“无论是谁干的，他都是个颇有条理的疯子。”

“局里怎么说？你给玛吉看过了吗？”

“你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特里。玛吉已经被派回昆迪科了。最近几年那里的办事效率缓慢，行为科学部把她要回去了。在洛杉矶，我们已经不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了。可我还是和她谈过，那是在昆迪科通过电话联络的。她只是通过 VICAP 匆匆看了看，一无所获。”

麦克莱伯知道她指的是电脑里的暴力犯罪剖析程序。

“那么做分析了吗？”他问。

“我被排在等待的名单中。你知道吗？全国仅在新年前夜和元旦这两天中就发生了三十四起千禧年灵感突发的谋杀案。所以他们如今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们把像我们这样比较大的部门排在名单的最后，因为局里认为那些缺乏经验和专业技术及人力的小部门更需要他们的帮助。”

她停了下来，以便让麦克莱伯对此有一番全面的考量。他明白局里的想法。这是一种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分别对待的做法。

“我不在乎等上一两个月，直到玛吉或是别的什么人能够为我分析出点儿名堂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时间在这个案子中是个重要因素，特里。如果这是个连环案件，那么等上一个月也许太久了。这就是我想找到你的原因。正当我焦头烂额之际，我想你可能是我最后的希望，你或许可以提供些什么建议能使这个案子得以进行下去。我仍然记得你破的墓地里的男子和密码杀手这两个案子。我知道你能通过凶案记录以及案发现场的录像带发现些什么。”

最后的几句话其实是大可不必说的，而她唯一的恭维又是如此地令人感动，麦克莱伯暗自想道。他知道，她想表达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她认为她要找的凶手可能很快就会再次出手。

“对我来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案子了，洁伊，”麦克莱伯开口道。“自从格蕾茜拉姐姐的那个案子后，我就没有参与过——”

“得了，特里，别对我言不由衷了，好吗？你可以每天抱着婴儿坐在这里，但那并不能抹去你曾经是谁，你曾经做过什么。我了解你。虽然我们久未见面，也没有交谈过，但是我了解你。我还知道你没有一天不在想案子的事情，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她停下来注视着他。“是的，他们是拿走了你的心脏，但是他们却拿不走你想要工作的动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麦克莱伯的视线从她的脸上移开，又看着他的船。布迪这会儿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斗鱼椅上（装在船的甲板上，供海上钓鱼者坐着观看上钩的大鱼蹦跳直至筋疲力竭），他的双脚架在艏舷上。麦克莱伯猜想他手里肯定握着一罐啤酒，但是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楚。

“既然你那么善于解读别人，那你还需要我做什么呢？”

“我也许是个好侦探，但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见鬼，即使他们不会在昆迪科等到复活节之后，我也会找你来取代那些分析员的。我是当真的。你是——”

“好了，洁伊，我们之间是不需要游说的，对吗？我的自尊心不会受到影响，即使没有——”

“那你需要什么？”

他转过脸来看着她。“只是需要点儿时间。我要想想。”

“我之所以到这儿来，正是因为我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麦克莱伯站起身走到阳台的栏杆边。他眺望着远处的海面。卡塔利娜捷运公司的一艘渡船正在驶进港口。他知道船上没几个人。冬季来这里的人很少。

“船进港了，”他说。“现在轮渡是按冬季时刻表运行的，洁伊。你最好能赶上这班船回去，否则你得在这里过夜了。”

“如果我需要，我会要架直升机。特里，我只需要占用你一天的时间，甚至只要一个晚上。就今晚。你坐下来，看一下这些报告和录像带，然后早上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也许一无所获，可那毕竟也是一个新的见解。但是或许你能看出些我们遗漏了的东西，说不定你会产生某种我们还没有想到的疑问。这就是我想从你那里得到的。我不认为我的要求太过分。”

麦克莱伯的目光从进港的渡船上收了回来，转过身背靠着栏杆。

“对你来说似乎并不算太多，因为你一直都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而我则

不同。我已经是局外人了，洁伊。哪怕只过一天像以前那样的日子，也会让事情有所改变。我搬到这里来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就是想要忘记我以前拿手的事情，而开始让别的事情变得拿手起来。从做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开始。”

温斯顿也站起来走到栏杆前，她站在他的身旁，面对着怡人的景色，而他依然面向着他的房子。她尽量压低嗓音说话。如果格蕾茜拉在里面的某个地方，她是绝对听不见的。

“记得在调查格蕾茜拉姐姐的案子时你告诉过我什么吗？你对我说你的生命中获得了第二次机会，那一定是有理由的。现在你已经和她的妹妹及她的儿子建立起了这种生活，而且还有了你自己的孩子。这令人感到高兴，特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但那不可能仅仅是你所期盼的生活。你也许认为它就是，可它并不是全部。你心里很清楚。你很擅长捕获那些罪犯。除此以外，捕鱼你也是好手吗？”

麦克莱伯微微点了点头，同时对自己情不自禁的由衷反应感到不自在。“把东西留下吧，”他说。“我看完后打电话给你。”

在出去的时候，温斯顿四处张望着寻找格蕾茜拉，但她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她可能和孩子在婴儿室里。”麦克莱伯说。

“那么替我向她说再见。”

“我会的。”

紧接着，一阵尴尬的沉默一直伴随着他们来到大门口。最后，当麦克莱伯打开大门的时候，温斯顿打破了沉默。

“那么，感觉怎么样，特里？做一个父亲感觉如何？”

“喜忧交加。”他回答道。那是他的心里话，然后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些他曾经想过但从未说过，甚至连格蕾茜拉都不知道的内容。

“就像有把枪一直抵在你的脑门上一样。”

温斯顿看上去显然很不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不安。“怎么会这样啊？”

“因为我知道，如果她有什么意外，任何意外，那么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她点点头。“我想我可以理解。”说着她走出了大门。她离开的时候显得有点滑稽，一个专门侦破凶杀案的成熟老练的侦探竟驾驶着一辆

高尔夫轻便车离去。

2

星期天和格蕾茜拉及雷蒙德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气氛显得有点沉闷。他们吃的是太平洋犬牙石首鱼（一种生长在太平洋的鲈鱼），这是麦克莱伯那天早上和租船人出海打鱼时在地峡附近的岛后捕捞到的。他的客户们一开始总是想留住他们捕获到的鱼加以饲养。但是每次回到港口后，他们又经常改变主意。麦克莱伯认为，那就是男人所特有的杀戮天性，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捕捉他们的猎物，他们同时还有宰杀它们的冲动和欲望。这也就形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即在平顶山这地方，你可以看到鱼是人们餐桌上经常出现的菜肴。

麦克莱伯把鱼连同玉米一起包在玉米苞叶里在阳台上的烧烤炉上烧烤。格蕾茜拉做了沙拉和小点心。他们俩人的面前各有一杯白葡萄酒。雷蒙德的面前是一杯牛奶。食物很诱人，可这沉闷的气氛却令人倒胃口。麦克莱伯抬头看着雷蒙德，意识到这孩子已经嗅出了大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并且小心翼翼默不作声地忍受着。麦克莱伯记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当他处于父母这种默不作声的尴尬场面时，他也是这样的。雷蒙德是格蕾茜拉的姐姐格洛莉娅的儿子。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三年前当格洛莉娅死后——被谋杀后，雷蒙德就和格蕾茜拉生活在一起了。麦克莱伯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遇到了他们俩。

“今天的垒球打得怎么样？”麦克莱伯最后开口问道。

“我想还好吧。”

“得分了吗？”

“没有。”

“别灰心，你会得分的。接着打，不断地击球。”

麦克莱伯点着头鼓励他。那天早上这孩子想跟船出海，但是未被允

许。这次是从高城来的六个人包的船。加上麦克莱伯和布迪，“浪袭”这条船上就有八个人了，而那是这条船根据安全条例的规定所能承载的最多人数。麦克莱伯从不违反规定。

“好了，听着，我们下一次出海要到星期六，到现在为止只有四个人，我想冬季不会有太多的人要租船出海捕鱼。如果到时候没有增加人的话，你可以一起去。”

孩子失望的脸上似乎露出了喜色，他使劲儿点了点头，并且用叉子在自己的盘子里叉起一块雪白的鱼肉。叉子在他的手里显得特别大，麦克莱伯一时不禁对这个孩子产生了一股怜惜之情。对一个像他这样年龄的孩子来说，他的个子过于矮小。这使雷蒙德感到非常苦恼和不安，因此他经常问麦克莱伯，什么时候他的个子才能长大长高。麦克莱伯总是对他说快了，尽管他私下认为这孩子恐怕永远也不会长成个大个子。他知道他妈妈的身材很正常，但是格蕾茜拉告诉麦克莱伯，雷蒙德的爸爸是个小男人——在个子上和智力方面都像个孩子。雷蒙德出生前他就不见了，他抛弃了他们母子俩。

在球队里，雷蒙德总是排在最后，因为他个子太小，无法和他同年龄的孩子竞争，所以他比较倾向于轻松的自娱自乐的活动，而不太喜欢集体的团队活动。钓鱼便是他的所爱，麦克莱伯经常在休息日带他去海湾钓大比目鱼。每当麦克莱伯要出海的时候，这孩子总是恳求他带他一起去，而如果他有空余的位置，他也总是乐意把他带去作为他的第二助手。对麦克莱伯而言，在一天出海捕鱼结束的时候，把一张五美元的纸币装在一个封了口的信封里交给这个孩子，也是他最开心的一大乐事。

“我们需要你在瞭望台上观察海面的情况，”麦克莱伯说。“这次包船出海的人想要南下去捕捉枪鱼。那可是漫长的一天。”

“太酷了！”

麦克莱伯笑了。雷蒙德就喜欢在瞭望台上做个瞭望员，留意观察海面上的黑枪鱼是在打瞌睡还是在兴风作浪地翻滚不停。借助一副双筒望远镜，他正在变得熟练内行起来。麦克莱伯抬头看看格蕾茜拉，希望她能一起分享他们之间谈话的愉快气氛，可是她依然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几分钟后，雷蒙德吃完了饭，并问可不可以在他的房间里玩电脑。格蕾茜拉对他说别把声音弄得太响，以免吵醒了婴儿。孩子把他的盘子

拿进厨房，屋里就剩下麦克莱伯和格雷茜拉两个人在闷头吃饭。

他明白她为什么一言不发。她知道她无法对他参与调查表示反对，因为正是由于三年前她要求他参与调查她姐姐的死因，结果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她的感情在这次突如其来的事情中受到了冲击，使她感到左右为难。

“格雷茜拉，”麦克莱伯开口说道，“我知道你不愿意我参与进去，可是——”

“我没那么说。”

“你不必说。我了解你，自从洁伊来了之后，我从你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我只是不希望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仅此而已。”

“我理解。我也不希望事情会有任何变化，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我只是看看材料和录像带而已，然后告诉她我的想法。”

“不会就这么简单的。我了解你。我见过你是怎么工作的。你会入迷的。那是你最擅长做的事情。”

“我不会身陷其中的。我只是按她的请求去做，就这么简单。我甚至都不会在这里看，我准备把她给我的东西拿到船上去看。所以它们不会在家里出现的，好吗？我不想让它们在家里出现。”

他心里清楚，不管她是否赞同，他都会去做这件事。所以，她同意也好，不赞成也罢，对他来说都一样。但他还是很想得到她的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至今依然还有点生疏，不是那么亲密无间，所以他总想寻求她的赞同。他思忖着这件事，吃不准这是否与他的第二次机会有关。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一直都在同内心巨大的内疚和不安搏斗着，他想要把它们压在心底，可不安和内疚像每隔几英里就会出现的路障一样频频出现。不知为什么，他仿佛觉得如果他能获得这个女人对他的生活方式的认同，那么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医生把他的这种心态称之为幸存者的内疚感。他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别人死了，而且现在对此一定带有赎罪感。但是麦克莱伯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附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尽管格雷茜拉双眉颦蹙，但那丝毫没有影响她在他眼里那漂亮的容颜。她有着略带紫铜色的肌肤和深褐色的头发，这把她们的面部连同她那双眸子的颜色衬托得更深，以至于虹膜和瞳孔之间的颜色融为一体。她

的美貌则是他想要获得她在任何事情上的认同的另一个理由。当她对他露出笑容的时候，她的笑容具有某种净化作用。

“特里，孩子安静下来之后，我听到了你们俩在阳台上的谈话。我听到她说是什么让你感到郁闷，一天不想你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日子难捱。告诉我，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麦克莱伯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然后目光越过港口朝对面山坡上闪闪烁烁的万家灯火望去，最后又把目光游移到坐落于艾达山顶的小酒店。他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收回目光看着她。

“是的，她说得没错。”

“那么所有这一切，我们在这儿干什么，还有孩子，这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吗？”

“不，当然不是。这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是我的一切，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我所得到的。但我还是要说她的话没错，我总会想起我以前是谁，是干什么的。以前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时候，我挽救过许多生命，格蕾茜拉，生活平凡而简单。我为这个世界铲除罪恶，让这个世界少一点黑暗。”他抬起手指向港口。“现在我和你有了美满的生活，有了茜萝和雷蒙德。我……我为有钱人出海捕鱼，不为别的，就为了他们口袋里的钱。”

“所以你想鱼和熊掌兼而有之。”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清楚她来这里时我对她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你在听我们说话。我知道我说了你想听的话，但是我心里明白它不是我想要的全部。我想要做的就是立即打开文件进入工作状态。她对我的剖析是正确的，格蕾茜拉。虽然她有三年没见我，但是她认定我就是这样的。”

格蕾茜拉站起来，从桌子那边走到他跟前，然后坐在他的大腿上。

“我只是担心你，没别的。”她说。

接着，她紧紧地搂住了他。

麦克莱伯从柜子里拿出两只高高的玻璃瓶放在餐桌上。他在一个瓶子里罐满了瓶装水，另一个瓶子里倒满了橙汁，然后开始依次吞咽他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的二十七颗药片，并且交替地喝着水和橙汁，把这些药片送下肚去。每天两次吃这些药片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仪式了，而他却感到非常厌恶。倒不是因为药难吃——吃了三年，他已经习以为常了。而

是因为这个仪式仿佛是一种提示，时时刻刻地在提醒他，自己必须依赖于外界的这些小东西来支撑他的生命。药片是一种约束。没有它们他就活不长。他的世界得以延续就在于他得保证终生服用它们。他的一切得依它们而计划，他得储藏它们，有时他连做梦都在吃药。

当他做完这些事后，他来到起居室，格蕾茜拉正坐在那儿看一本杂志。他进屋的时候她并没有抬头看他，这又一次表明她对突然发生在她家里的事情感到不快。他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反应，于是就去了婴儿室。

茜萝依然在她的小床上睡着。床的上方幽幽地亮着一盏灯，灯的亮度被开在了暗挡。他把灯拧到他能够看清她的亮度。麦克莱伯走到床边俯下身子，以便能够听到她的呼吸声并闻到她的体香。茜萝传承了她妈妈的肤色——深色皮肤和头发——除了她的眼睛，它们像大海般湛蓝。她的两只小手捏成了两个小拳头，仿佛是在表明她时刻都准备着为生命而战。每当麦克莱伯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时，他都会强烈地感到他对她浓浓的爱意。他想起了他们为她所做的一切，读什么书，上什么课，以及格蕾茜拉那些在医院当儿科护士的朋友们的建议。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来照料和抚养这个完全依赖于他们的脆弱的小生命。但他从未说过或者解释过在他的心底还有一个与其截然不同的准备：他第一次抱着她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从那一刻起将有赖于她的存在而得以生存。

他俯身凑近她，把手摊平伸到她的背部，她依然没有醒来。他可以感觉到她那颗小小的心脏在跳动，快而有力，仿佛是个喃喃低语的祷告者。有时，他会拉一张摇椅过来坐在她的小床边，默默地注视着她，直到深夜。可今晚不行了。他得走了。他有工作要做。血腥的工作。他不知道他来这里是否仅仅是为了道晚安，还是为了能够从她那里得到鼓励和支持。他心里觉得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他只知道，在他开始去工作之前，他必须来看看她，摸摸她。

麦克莱伯来到浮桥码头，然后朝下面的摩托艇停泊处走去，他发现他的小艇“黄道带”停在了其他几艘船中间。他登上小艇，小心翼翼地把录像带和凶杀案的文件夹放在充气小艇的隐蔽处，以防它们被打湿。他拉了两下发动机的绳索，小艇突突突地向港口的中间航道驶去。其实阿瓦隆港没有港池。船泊被固定在港口自然形成的凹形港湾的浮筒上。因为是冬季，港口的船只不多，尽管这样，麦克莱伯也并没有在浮筒之